

● 长篇传记文学

# 大亨杜月笙



● 赖云青 著

(吉) 新登字 05 号

大亨杜月笙 DAHENGDUYUESHENG

赖云青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杜征

时代文世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20,000 字

辽源市彩印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20001—35000 册 定价：6.20 元

|              |       |
|--------------|-------|
| 师母得宠的光棍      | (1)   |
| 大盗不操戈        | (23)  |
| 师父“跌霸”，弟子高升  | (48)  |
| “英雄不怕出身低”    | (63)  |
| 醋海生波，翻出白刀红刃  | (86)  |
| “中门下注”，一举数得  | (105) |
| “无毒不丈夫”      | (128) |
| 兜得转与吃得开      | (151) |
| 破天荒的闹剧       | (172) |
| 上“天堂”寻欢作乐    | (192) |
| 国难声中步步高      | (215) |
| “八千弟子，患难相从”  | (234) |
| 八年离乱，“遥控”上海滩 | (257) |
| 巴山蜀水任逍遥      | (292) |
| “衣锦还乡”，处处碰壁  | (307) |
| 最后的岁月        | (325) |

俗话说得妙：烟酒嫖赌，四大皆空——赌棍输赢对冲；嫖客财尽路穷；酒徒醉后发疯；烟鬼一命送终。可见这“四害”祸国殃民，上海滩却有人把它们看作珍宝，苦心经营，并由此发迹。此人非为别个，正是旧上海大亨杜月笙。

## 师母得宠的光棍

---

本世纪初，上海滩的一块宝地——十六铺的小东门，那是法租界和中国地界的交接区，从外洋与内地运来的洋货、海鲜、山货多在这儿集散，洋行、商行、货栈、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这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地方。每天在这儿出入过往的有官，有商，有工人苦力，有成批的白相人。于是，另有一些行业也就应运而生。只要你拐进一条弄堂，便可以看到小

赌场、大烟馆、公开的或半开门的妓院，也有把抽大烟与嫖妓女结合起来的“烟花院”。像老鼠、苍蝇、蚊子、蟑螂出没于垃圾堆一样，这儿成了官、商、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渣滓麋集的地方。就在这么吃香的去处，开着一片茶楼，名叫“聚宝兴”。

这一年的早春时节，黄浦滩头正是“风吹新绿草芽折，雨洒轻黄柳条湿”景致。午后，正当茶楼上客时光，来了个中年汉子。他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后，叫了壶乌龙茶。茶端来了，他并不吃，只将那茶盏盖取下来，敲在茶盏的左边。盖顶向外，盘底朝里。跑堂的回头一瞧，心里有数了，这是青帮中规矩——挂牌，随即上楼报告坐镇聚宝兴的顾玉书。

顾玉书原是上海徐家汇一带的流氓，投到“大亨”麻皮金荣门下以后，自己收罗了一班人马，成了黄门的得力干将。黄金荣就派他掌管这片聚宝茶楼，作为白相人与帮会的联络点。早上，麻皮金荣派人关照：近日可能有人来“讨帐”，不必客气。

顾玉书在裤腰上插了把匕首，左手里擎着两颗鸭蛋大小的钢球，“叽咯，叽咯”地捏着踱下楼来。他先在这来客的茶桌边，由左到右，逆时针方向兜了一圈，像猎狗绕着圈子嗅刺猬一般的打量了对方一番以后，站到那大汉的对面，突然问：

“老大，你可有门槛？”

对方似乎早有准备，便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右手掸了掸衣袖，两手一拱，回答：“不敢，是占祖师爷光灵。”

“贵前人是那一位？贵帮是何门号？”

• 2 •

“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道师。敝家姓陈名上江下山，是江淮四帮。”

顾玉书听了，眼睛一眨，心中有数，来人属青帮，想是讨帐鬼来了。奉师父的命，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便追问道：“老大顶那个字？”

“在下头顶二十一，身背二十二，脚踏二十三。”

“老大是‘悟’字辈罗！”顾玉书这才拉开桌边椅子，在对面坐下，又一伸手，说个“请”字，示意对方也归座。接着，顾又盘问道：“老大在那个码头发财？”

“一船漂四海，到处为家。”

照青帮的规矩，问到这儿，对方应该亮底。可是这汉子还是这么含混其词，不由使得这个小有名气的茶店掌管心里冒火，而且火上又加油，——听得对方反问道：

“请教老大烧那路香？顶的那个字？”

顾玉书拜黄金荣为师，可是黄金荣自己这时还没投过师，在帮会道上是个“空子”。现在要亮出辈分，自然抓瞎了。相互盘问海底，为的是摸清对方的来路与在帮的辈分，之后才可以讲斤两。那茶客见顾玉书答不上来，愣住了，以为是个假冒角色来诓自己玩玩的，便双眼冒火，霍地一下站起来，问：

“敢问老大贵帮有多少船？”

顾玉书看出对方的心思，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地扔出一句：“一千九百九十只！”

“打的什么旗？”

“进京百脚旗，出京杏黄旗，初一十五龙凤旗，船头四方大纛旗，船尾八面威风旗。”

“船有多少板？多少钉？”

“板有七十二，谨按地煞数；钉有三十六，谨按天罡数。”

大汉追问：“有钉无眼什么板？有眼无钉什么板？”

“有钉无眼是跳板，有眼无钉是纤板。”顾玉书对答如流，而且马上反守为攻，弹眼凸睛地反问：

“天上多少星？”

“三万六千星！”

“身有几条筋？”

“剥掉皮囊寻！”

“一刀几个洞？”

大汉发狠：“一刀两个洞。你有几颗心，借来下酒吞——”

“吞”字刚一出口，双方哗地一声拉开椅子，各自往后退了几步，摆开架势。这时，散在四近吃茶的一些“茶客”们，亦乒乒乓乓地踢倒凳子，掀翻方桌，呼啦一下分别站到自己人一边。有的还从袜筒里或腰上拔出雪亮的匕首来。一些不相干的茶客见了这副架势，已吓出小命来，悄悄地退出门去，溜走。

双方正在剑拔弩张的当口，有人气喘吁吁地奔进门来，大叫：“大家都勿要动手！”

众人一看，进来的是个后生，大脑袋上一对招风耳，很是惹眼。这人的模样，《宋家王朝》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是这样描绘的：“（他）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这是小时候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紧，总是呈现出一

副假笑模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当时，洋人就叫他大耳朵杜。

顾玉书瞥了来人一眼，心想这个马屁精跑这儿吆五喝六，真触霉头，要是他迟来一步，那汉子便可以尝尝三刀六洞的味道了。

“水果月笙，你来搅什么？这儿没你的事！”

“阿拉来同客人碰碰面。”

“这桩事，师父交给我办了。”

“可师母让我来出面，同客人好好商量。”

“有对牌吗？”

“有咯。”随声一扬手，一支翡翠钢簪已飞过几张桌面，啪的一声牢牢地扎在顾玉书面前的茶桌上。

顾玉书一见钢簪，软了三分，转身朝手下人摆了摆下巴，说声“撤”，喽罗们哗啦一下退出门外，散了。顾玉书跨出门口时，右手往后一摆，银光一闪，一枚钢球正好砸在茶盏里，茶水溅了那大汉一脸，这才算满足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杜月笙上前几步，双手抱拳向那大汉一拱手，斯斯文文地说：‘刚刚的事，全仗老大包容。敝帮手下人有脱节之处，敝人转禀敝家师。朝廷有法，江湖有理，光棍不作亏心事，天下难藏十尺身。该责便责，该打便打，你我一家，请息怒。长可以截，短可以接，小弟慢到一步，先上一碗礼茶孝敬老大！’

他说着打了个响指，招来跑堂的泡上一盏镶红茶，双手递将过去：“待小弟前去请敝前人来消消老哥的气。”

那大汉见杜月笙斯斯文文的样子，又听了这一番和和气气的软话，火气也就压下去了。再加上敬茶，面子上也很风



光，于是顺着杜月笙搭的台阶，双手接过那盏镶红茶，点头回报一句：“幸会，幸会！”

茶楼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原来准备来这儿开打的“茶客”们也归了原位，继续喝茶谈笑。雨过天晴。杜月笙向大汉一摆手，说：

“请老大上楼，有事体商量！”

## 二

上海滩大亨、法租界巡捕房探长黄金荣的客厅里散发着缕缕扑鼻的浓香，招引得厅外几个喽罗直咽口水。那香气是从厅内紫檀圆桌上八大包乌黑锃亮的云南鸦片上发出的。黄金荣的老婆叶桂生，人称桂生姐，坐在一把红木太师椅上，左手拈根牙签剔着牙缝，右手指着桌上的云土，对丈夫说：

“要不是月笙出主意，我让他赶去打圆场，那就砸锅了。”

“对付八股党那些猪猡，得动刀子，给他们放血。”黄金荣斜靠在一把单人沙发上，小手指掏着鼻孔，不以为然地反驳。

“你呀，只会拼刀子。动刀子也得看看什么情况，什么地方！你想想，我们到手的八大包云土给他们截去，扣在他们的手里；再说，接谈地点又在我们自己开的聚宝楼。要是双方动起手来，八包云土泡汤，那月笙茶楼非砸得稀巴烂不可。货财两空有什么好？月笙提出谈判，同八股党划分地盘，该算个好主意，——月笙，你把情况跟师父讲讲。”

原来，黄金荣当了法租界的探长以后，每当得到鸦片走

私来沪的消息，便捅给老婆叶桂生，由桂生组织手下的弟兄们去打劫。这是一行无本生意，发大财的买卖。

我国明朝以前没有鸦片。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英国人从印度带进几块，作为治肚子痛的药品。及到清代康熙年间，才以药材名义进口鸦片，每年也只有十来箱。可是到了道光十年，每年竟进口二万多箱，那是已经把鸦片当烟吸，当饭吃了。自此以后，烟毒流遍全国城市乡村，皇帝下的几道禁烟圣旨，如屁弹过，毫不顶用。林则徐禁烟，鸦片战争以后，毒随着炮弹一起涌进来，外国鸦片商人将贩烟土的基地，从广州、澳门扩展到上海。而山西、四川、云南、贵州各地，在军阀的强迫下，农民也种起罂粟供人提炼成鸦片。于是上海就成了“洋土”与“本土”的集散中心。在山靠山，近海吃海，巡捕房的探长，自然靠鸦片发大财。

这一回是一个云南客商从十六铺水路带进一只皮箱，内藏八大包云土。黄探长探到这宗消息，马上漏给桂生，桂生立即让徐福生带了五六个弟兄，抢了来。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想不到被半道上杀出个英租界的“大八股党”截了去。双方混战时，“大八股党”一个成员负伤，撤得慢了一步，被徐福生他们抓住。今天到聚宝兴茶楼来谈判的大汉就是“大八股党”派来的代表。按黄金荣给顾玉书的指示，扣住来人，连同昨夜抓的一个，作人质。用截去的八大包云土来赎，如果对方还手，那么就来个三刀六洞。

侍候在黄身边的外号叫水果月笙的，觉得这主意馊，便悄悄地上楼在师母桂生姐耳边喊里喳啦了一番。师母听得频频点头，随即拔下头上的一支翡翠钢簪递给水果月笙，改派

他去妥善处理。水果月笙果然不负师母期望，完璧归赵。这会儿，立了大功而又谦恭地坐在一旁的月笙，听到师母点了他的名，这才踌躇满志地站起来向主子汇报情况：

“师父、师母，‘大八股党’提出隔山打猎，见者有份。还讲这批云土是从他们地界过来的，派人一直跟踪盯档，准备动手时，被我们的人抢了生意，又关了他们的兄弟，要求放人赔礼道歉……”

“放他娘的屁！”黄金荣听到这儿跳了起来。

“师父，用不到同这些赤佬生气。”他见黄金荣从菜几上捞起根雪茄，便连忙掏出洋火来擦着，凑到他师父跟前点烟，之后接着说，“我讲这是一场误会，大家都在上海滩头混饭吃的，有话好说，人也好放，只是这八大包货要原封归还，光棍不断别人财路呀！闲话讲了莫牢牢，他们总算同意送还云土，我们也当即放人。放走时，我给伊五块龙洋，让伊买碗茶吃。那兄弟千谢万谢黄探长与黄师母的恩典，开开心心地走了……”

“给这种家伙银圆，哼，你真是菩萨心肠。”黄金荣不满，“你刚才说，同‘大八股党’划分地盘，那不是把自个儿的手脚捆上了吗？难道我们只能在法租界活动？”

“师父，这地盘自然在法租界以外地方划罗。再说地盘是死的，可阿拉人是活的。只要调配得灵光点，在他们地盘上照样可以捞生意。师父、师母，伊拉有个‘大八股党’专门做鸦片这档子生意，阿拉也可以组织个‘小八股党’呀！”

一直在默默听着的桂生姐，觉得自己的眼力的确不差，这个助手智勇双全，本事在自己招收的南阳桥算盘大王金廷荪、

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鱼贩子杨小顺，以及捕房探子金九龄、曾九如等人之上。这是难得的将才，要好好栽培他。她不等丈夫开口，便抢着说：

“金荣，我看月笙的主意不错。烟土的事就交给月笙主管，——‘小八股党’，月笙，你马上拉起来吧！金荣，你看怎么样？”

叶桂生是黄金荣的左右手，帮衬黄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的。特别是在家里，她一统了天下，丈夫得听她的。这会儿，自己已经当面任命了杜月笙，再来征求丈夫意见，黄金荣只得点头了。

那么，水果月笙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受到女流氓桂生姐的宠幸的呢？

杜月笙，原名镛，月笙是他的别号。他于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这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做中元节。月圆之夜，父亲为他取名“月生”，后来改为“月笙”。父亲杜文卿，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开了家小米店。杜月笙出世不久，米店关门，家境败落。月笙两岁时丧母，五岁丧父。父母双亡以后，由外婆抚养到十岁，便开始过流浪生活。在茶馆讨钱，到饭店里舔碗底，整日与流浪儿作伴，挨到十三岁那年，他从姐姐家偷了十五枚铜板，钻进浦东一个赌棚里押宝。手气好，旗开得胜，几副下来便赢得四十七枚铜板。

在他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大胜利。幼稚的心灵里有了大发现：“一本”可以“万利”。他决定今后靠赌吃饭。赢来的钱花光了，又去偷了娘舅的一件夹袄当掉作赌本，再入

赌棚。这一次手气勿灵，输得精光，连自己身上的小衫裤也被剥下来充赌帐。杜月笙光着屁股趔回家，受娘舅一顿痛打后，趴在外婆跟前磕头讨饶。外婆心软了，扯下自己仅有的土布床单，让他裹在身上。小外孙，不管怎么不成器，总是亲生女儿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呀，于是，外婆在叹气摇头之后，央求邻居写了一封推荐信，亲手缝了一套粗布衫裤，送他到上海十六铺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学生意。

在一个初秋的傍晚，夕阳西下。外婆牵着外孙的瘦手，拎着只小包袱，颤颤微微地送到八字桥堍。她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塞进小包袱里，再将包袱挂在外孙的右肩上，老泪纵横地抽泣着。杜月笙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响头，手背抹着眼泪，默默地走上船头跳板。可是他咬着舌头硬是不哭出声来，也不再回头。船开了，外婆伫立桥头，在夕阳下手搭凉棚，看那浑浊的黄浦江水载着外孙远去。

三年生意饭，杜月笙学会了一桩独特的本领——削水果。他往往站在别人背后，看人家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别人谈笑的时候，飞快地动着手指，一眨眼工夫，均匀地削下一圈圈果皮，粗细深浅如一，一刀到尾不断不折。凭这一手，人们奉送他一个绰号：“水果月笙”。水果月笙虽然觉得自己有了这一手绝招而自豪，可是并不打算靠这种小玩艺儿过日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靠做水里生意赚几个小钱度日，多寒酸！他深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句俗语的。他当时认为要发横财，唯有赌博。他扔下水果刀，跑到江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宝，后来又进赌棚推牌九，上江边小船上搓麻将。赢了钱请酒肉朋友吃一顿；输了钱，回店里扒货款

还赌帐，结果被老板炒了鱿鱼。

离开了水果行，杜月笙成了地地道道的小瘪三，成日混迹街头浪荡。到肚子饿扁了，偷偷地摸回张恒大水果行找帐房先生黄文祥，讨些烂水果来，又到十六铺水果船上半偷半抢一些水果，掺杂在一起，到茶楼、烟馆、赌场去叫卖，弄几个子儿糊口。他卖水果也特别，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用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上一戳，直送到对方的鼻子底下，喊：“哎，蜜甜喷香的莱阳梨，价钿便宜，尝一个！”不管对方要不要，他是把梨子硬塞到你的嘴里去，叫人不得不买。这种卖法实在别具一格，小瘪三们便叫他为“莱阳梨”。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光荣称号。

后来，他干脆扔掉水果篓水果刀，领着一帮瘪三做起“抛顶宫”的勾当来。这“顶宫”是流氓对帽子的切口，“抛顶宫”就是趁行人不备，抢走他头上的帽子。“莱阳梨”在这个行当上又练出了一手好功夫。他跟在一个人后边，到熙熙攘攘的地方他上前一挤，对方头上的礼帽便不翼而飞，到了他的手里，接着转身一扬手，那顶帽子就像如今青年人玩的飞碟一般，掠过行人头顶，十分准确地落在十丈远的一个同伙手里。动作的干脆利落堪称一绝。几只“顶宫”到旧货摊上一转身，便有几块银圆进帐，小兄弟几个，可以吃喝几顿了。

这路“抛顶宫”生意，做到二十岁，也即是1908年3月5日那一天，上海滩哄起了个特大新闻——南京路有轨电车通车。杜月笙琢磨着这么个盛典时候，正是捞“顶宫”的好辰光，便约了个搭档一起去“轧闹猛”。

这有轨电车是英国商人在1905年成立电车公司时，开始筹建的。花了三年时间，从现在的西藏路沿着南京路向东铺轨，一直铺到南京东路外滩。这一天，杜月笙起早赶到外滩，看到一节车顶周围插满万国旗、可坐二十四个人的车厢，停在轨道上。人们围着这长方形怪物指指点点，都不敢上去坐一坐，那是因为当时人们传说“电车电车，车上有电，乘了触电，一电完蛋。”为了辟谣，英国商人想了个花招，在通车典礼时，特邀几个洋人与中国著名买办、海上闻人来乘坐“首次车”，以示乘电车毫无危险之意。那天应邀的大买办、海上闻人有巨富朱葆三，银行买办、上海首屈一指的绅商虞洽卿，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出名的“光棍”郑伯昭等几个头面人物。

见到这些红得发紫的名人，杜月笙兴奋异常，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竟忘了自己的营生——“抛顶宫”。他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人生的真谛，隐约间望到了自己的出路，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

### 三

那个六十来岁的糟老头，神气活现地与洋人平起平坐，唧唧呜呜讲洋话，不就是上海滩头大名鼎鼎的朱葆三吗？他原来也是个穷光蛋呀！后来有了靠山，当上了日本商人的平和洋行买办才抖起来的。这人头子也活络，一边当买办，一边干自己的营生，开设了个专门卖洋货的新裕商行，后来又兼任水电、轮船公司的董事，发起大财来了。发财“不忘本”，

对洋爸爸的马屁不可少拍，他先是捐出舟山路地段上的一块空地皮给英国租界当局造监狱，这就是后来的全国闻名的提篮桥监狱。洋爸爸不止一个，要一碗水端平呀；于是他再捐出一条马路给法租界。租界公董局大为满意，为了表扬他的忠心，就把这条路命名为朱葆三路（即今的溪口路）。杜月笙再看那个四十出头，穿得花团锦簇，俨然高等华人神气的虞洽卿，想起他十三岁时，与自己一样衣食无着落，才托人荐到一家颜料店当学徒。动身的那天路上正遇下大雨，虞洽卿只得脱下唯一的一双布鞋，夹在腋下，光着脚丫走路，打着赤脚进店堂。老板看了皱眉头正要发火，介绍人脑子灵活，忙着高声祝颂：“赤脚财神进门罗！”这么一句口彩说到老板的心坎上，总算谋到一只饭碗。如今呢，人们带着羡慕口吻称他为“阿德哥”，上海滩上那个不买他的帐？前几年，他还花钱向满清政府捐了个空头“道台”的官当当哩！洋场官场都吃得开。杜月笙再看坐在电车里自鸣得意的郑伯昭，当郑在三十多岁时，还是个永泰棧房的小职员，后来靠出了几个歪点子，才蹿了起来。那是前几年，英国派兵进攻西藏，全国与上海老百姓抵制英国货。英美烟草公司出产的“皇后牌”香烟没人买了，专门销售这种牌子香烟的永泰棧房面临着要倒闭的危险。郑伯昭灵机一动，向头头进言，偷偷地把“皇后牌”改装为“强盗牌”、“老刀牌”、“仙女牌”，于是销路大开，烟草公司发了大财，不忘记出谋划策人，便提拔郑伯昭当这家公司的买办。

杜月笙越想越觉得自己本事不比他们差，可以说是干一行，能一行。从赌博来说吧，几年混下来，骰子押宝、牌九



麻将、洋人玩的沙蟹无不精通，总之，在赌场上的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就是发不了什么大财呀；卖水果呢？可以说是技艺到家，门槛贼精，可又有什么大钱可赚呢？抛顶宫嘛，手法娴熟高明，手到擒来，万无一失，不过这种小技艺，充其量也只是小瘪三的勾当！

他经过一番对比分析以后，悟出了一条道理：穷光蛋可以发财，要发财得有靠山，找靠山得自己千方百计去钻营，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眼识六路，耳听八方，手毒心狠，天塌不慌，必要时还要舍得出卖老子娘！

当时在上海滩来头最大的首推洋人。要直接进洋圈子吃洋饭，自己的资格还嫩了一点，想来想去，还是投靠麻皮黄金荣去。他要投的靠山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麻皮探长黄金荣，可是无缘拜识引进。这也不打紧，黄金荣不是有个把兄弟叫陈世昌的吗？他是个青帮，是南京一带赫赫有名的白相人，人们称为“签子福生”。何不先投到他的门下，而后再搭桥过渡。不久，他拜陈世昌为师父，“开香堂”入了帮。过了些日子，杜听到自己的同门兄弟马祥生由陈世昌介绍，到黄金荣这烧菜，也便大着胆子请求师父介绍到黄宅当差。

那黄金荣升为巡捕房探长以后，已是八面威风的大人物了。他看杜月笙大头上长着一对招风大耳，看起来“卖相”差劲。只是碍着签子福生的面子，才勉强收下，在自己上茶楼、进浴室、去戏院时候，让他跟在后边拎皮包，倒茶水，点香烟递毛巾，随侍在侧。

几个月后，杜月笙看出苗头了。掌握黄宅大权的不是黄金荣，而是桂生姐。捧住师母的大腿，讨得她的欢心，便有